

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狐狸緣全傳

## 第三回 玉面狐採陽補陰 周公子貪歡致病

詩曰：窗明几淨讀書堂，斗轉星移漏正長。

獨坐含情懷彼美，相思有約賦高唐。

從來國色多憐愛，況遇佳人巧飾裝。

莫怪妖狐惑周子，嫦娥且愛年少郎。

話說周公子一聞胡小姐的聲音，不覺心中大悅，急忙離坐，開簾迎接，含笑說道：「小姐真乃仙人，小生有何德能，風寒月暗，敢勞仙人下降？」玉狐故裝體倦身慵，嬌模嬌樣的答道：「身在閨中，視一里為遙。今乃奔馳五六里，實在怠惰之甚。」公子一見小姐，此時心內以為天下未有之喜，忙將湘簾打起，說道：「書室並無他人，請小姐速進，歇息玉體。」玉狐款動金蓮，走入書室，見其中粉飾精工，擺設的諸般齊整，便對著公子福了一福，說：「恕奴僭坐。」即在繡帳之內靠牀坐定，反裝出許多嬌羞的樣子，不言不語。公子此刻不敢遽然相近，偷眼觀瞧。常言道：「燈下看美人。」見其打扮的衣服華麗，借燈光一看，較花園乍見時倍添了幾分風韻，真是：巧挽烏雲天然俊俏，淡施脂粉絕世姿容。更兼假裝走的香汗津津，帶出嬌懶之態，更覺媚態可愛。此皆妖狐作就的幻術迷人，豈知他自山河之中，原是披毛的畜類，未從欲到何處，駕起妖雲，將身一晃比電還快，頃刻之間能行千里，何況太平莊五六里之遙，便覺不勝受累之理？所以裝作這樣情形者，恐人看出他的破綻，心生猜疑，便難盜周公子的真元至寶了。

那知周公子貪其美貌，並不究其來由，一見這樣光景，憐他走路奔波，心中甚覺不忍，反暗想：「胡小姐弱質纖腰，自有生以來，定未受過這等辛苦。而今為我相會，反瞞他老母，悄悄地來，更深路遠，獨自出門，為我用的這等苦心，實在難得。況且月夜之間，倘遇輕薄歹人，不但難免失節受辱，還怕因而廢命傷身。如此擔驚冒險，真是令人過意不去。」常言說：「時來逢益友，運蹇遇佳人。」況周生自與玉狐相遇，已被他幻術攔住，莫說無人指破，即此有人說他是個妖精，見此等美貌多情，公子亦不相信。故此一心迷住，並不察問如何找到此處，由何處進入，一概不提。他見玉狐香汗淋漓，就如桃花帶雨一般，連忙深深打了一躬，說是：「小姐如此多情，小生將來何以補報？」妖狐聞聽，故做感容，說道：「哎喲，我的相公，我母女背井離鄉，舉目無倚，久仰公子端方樸厚，文雅風流，天幸在園巧遇，得睹尊顏。今夕奴家特來相會，以求公子日後照拂我母女，別無他意。望祈正眼相看，勿為桑中之約，目作淫奔之女，使奴家報顏一世。不過暫敘片刻之談，以全園中之信，奴家便告辭。」

公子聽罷，不禁心內著急，說道：「感蒙小姐光降敝齋，足征雅愛。不意小姐如此說來，想是以小生為不情之人，無義之輩，恐日後忘情負義，有玷小姐，故小姐拒絕如此。倘小姐心中疑慮，我周信情願對燈盟誓。」妖狐聞言，含笑說道：「奴家非不欲與公子相交，特恐公子不能做主，日後倡揚出去，眾人見疑，倒覺公子許多不便。況奴觀自古男女私約，起初如膠似漆，何等纏綿。及至日久生厭，或一時復有外遇，或父母逼迫結親，到那時，便將從前之人置之度外。縱有盟誓，無非虛設。倒莫若撇卻牀第之交，結作談文之友，比那終日被情慾所纏之人，豈不更有些意味？適才公子所說對天盟誓，亦無非哄愚人的牙疼咒兒，勸公子不必如此。請公子或是吟詩，或是著棋。奴雖不甚通文，頗願學之。」

周生此時一派欲意，忽聽這些言語，不知妖狐是欲就反推，他便認起真來，說：「小姐既然如此，莫若兩不相識。難道叫小生剝出心來不成？此時小生惟心可表，如恐日後見棄，小生自願對天設誓。聽與不聽，任憑小姐尊意。」妖狐見公子說出急話，知道絕不見疑，復又含笑說道：「公子果然見愛，奴家何敢自重其身？但日後休忘今夜之情便了。何必如此著急？」公子見妖狐已有允意，將心放下，走到玉狐身邊說道：「小姐縱然相信，小生情願訴心懷。」言罷，用手將玉狐攙起，一拉縴腕，周生便先跪倒。玉狐趁著此勢，也就隨彎就彎的跪下。此刻正是夜深人靜，恰好海誓山盟。公子對天達告已畢，二人攜手站起，並倚香肩坐在繡帳之內。款語溫存了多會，公子復又言道：「良夜迢迢，小姐必定行走勞乏。小生有備下的酒肴，請與小姐共酌，不知意下何如？」玉狐並不推辭，說道：「公子盛情，敢不承領？」言罷，二人便酌酒談笑，自在敘情。此時正是風聲瀟灑人聲寂，夜色深沉月色明。三杯之後，玉狐酒洵真性，面放桃花。公子色慾迷心，情如烈火。只見玉狐嬌滴滴含笑說道：「奴家酒已夠了，請公子自飲罷。」公子恨不能有這麼一聲，急忙將酒撤去，展開羅幃，鋪放錦被，二人相攜而入，惟恨解帶寬衣之緩而已。這一夜你恩我愛，風流情態不必細述，正是：

溫柔鄉似迷魂陣，既入方知跳出難。

從來歡娛嫌夜短。二人定情之後，堪堪東方將曙，玉狐不待天明，忙著披衣下牀，便欲告辭而去。公子說道：「天色尚早，何必如此太急？」言罷，復用手將玉狐拉在被內，說：「待我與小姐一同起身，小生好去相送。」

常言：「狐性最淫。」他見周生如此重情，復又作出無限風情以媚之，陽台再赴，情不能已。這周生以為得了奇遇，惟恐妖狐之不來，再三約定，二人方穿好衣服，又敘了許多情話，玉狐說道：「東方已明，可放奴去罷。不然被人相遇，羞答答怎好見人？」公子此時不知怎樣才好，有心留在書室，又恐其不從；有心叫他自走，又怕路上許多不便，真是戀戀不捨，無可如何，遂向玉狐千恩萬謝，說道：「小姐欲歸，小生也不敢相留。但獨自行去，小生須得多送幾步，才得放心。」玉狐含笑道：「公子何乃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？我自己行去，即有人撞見，尚不知我是何人，從何處身。若要公子相送，豈不是將咱麼的隱事明明告訴別人麼？奴雖女流，自有防身主意，公子倒不必擔憂。況奴既失身於公子，自當念念在心，乘隙必定早來。只求公子將跨所門虛掩，免得一時驚人耳目可也。公子亦當謹慎防範，守口如瓶，即宅內之人，亦不可令他們窺見。」公子一一答應了，二人方攜手出門。又相叮囑了幾句，玉狐方款步而去。

公子回到書齋，日色已明，他也不顧吃茶淨面，便仍臥在繡羅帳內，思想胡小姐如何打扮的豔麗，如何生長的嬌美，如何夜裡的風情款曲。思想了多時，復又昏昏睡去。及至小延壽捧來臉水伺候，方慢慢喚醒。梳洗吃茶已畢，擺上飯來，公子一面用飯，一面吩咐：「從此我要靜心用功，爾等非奉呼喚，不必常來書院攪擾。」僕人答應了，對眾說道：「公子勤學讀書，欲圖上進。咱麼不可再去混他。每日吃茶用飯，令延壽兒端來撤去可也。」

那知公子也並不是欲讀書，也並不是要上進，白日在書室悶坐酣眠，黑夜與胡小姐貪歡取樂。宵來晝往，堪堪半載有餘。世上有兩句俗言，恰合周公子心意：「寧在花下死，作鬼亦風流。」

玉狐與周公子交接已久，妖狐見書齋清淨，他便不甚隱藏，輕出輕入，毫不介意。周公子貪戀美色，也就諸事不顧，肆意敘情。豈知人之真元已失，未免精神倦怠，便就不似先前那等充實身體。況又旦旦而伐之，豈有不慾火上攻之理？所以人之元陽，乃係一身之寶者，不喪失不但寒暑之氣不侵，可以長生壽考，即入修煉之道，體健身輕，亦可容易飛升。不信，八仙之中呂純陽便可相說。他因自幼不喪精元，故他的道術較別的仙人甚高。這人身之精血，豈不是至寶麼？玉狐與周公子相會，亦為的是採取元陽，容易修成大道的心意。無奈周公子不知，反以為最美之事。那知夜夜鴛鴦，朝朝魚水，便是亡身致病之由。前人有四句詩，可以為戒：

二八佳人體似酥，腰間仗劍斬愚夫。

雖然不見人頭落，暗裡催君骨髓枯。

閒言休敘，且說玉狐自從得了周公子的真元，又遂了他的淫欲，回到洞中不勝歡喜，以為指日即可修到大羅仙的地位。這些大小妖狐，齊來相賀。一日，由周公子書齋回洞，正在飲酒談笑之際，忽見小妖來報，說：「蜀中鳳簫公主到了。」玉狐聞聽，急離坐相迎。二妖一見，彼此敘禮已畢，玉狐吩咐再整佳筵，將鳳簫公主讓在客位，眾狐側坐相陪，大家暢飲閒敘。只見鳳簫公主笑盈

盈說道：「聞聽玉姐得一情郎，夜夜歡聚，不但有益修煉之功，而且得遂情慾之樂。今日小妹既來，無別的致賀，借姐姐之酒，奉敬三杯為壽，異日好求姐姐攜帶，會會得意郎君，不知姐姐意下何如？」玉狐答道：「賢妹離此甚遠，何由得知最切？」鳳簫道：「前日妹到雲羅妹妹洞內，無事敘談，因思念姐姐日久不晤，我二人輪指卜算，便知姐姐定有如意喜事。故此小妹特來道賀。」玉狐又道：「現今愚姐正為此事作難，敢請賢妹想一最妙主意方好。」鳳簫道：「你們二人正在得意之際，有甚麼為難之處？」玉狐長吁歎道：「自今年清明佳節，愚姐出洞閒遊，得遇此生上墳祭掃。愚姐見他天庭飽滿，地閣方圓，更兼身體偉壯，舉止風流。我想，此生日後必定富貴壽考。彼時愚姐凡心一動，故意與他相遇，用幻術將他引誘，用言語將他扣住，密定私約，得以往來。那知與他期會未及一載，便覺骨瘦形消，似有支持不來的樣兒。此刻欲要將他丟開，因其情深，又覺不忍。欲要仍與他相纏，又似無益。因此進退兩難，故求賢妹為我決斷。」鳳簫道：「據小妹看來，此生既已病體支離，可令其潛心保養，大約此際不致亡身命喪。姐姐亦可從此打破欲網，斬斷情絲，回洞純修大道。此乃兩不相負之法。若是仍然固結不開，有意逗留，恐其中日久生變，倒招禍患。縱然咱有些道術，不甚要緊，常言說：『邪不能侵正。』莫若此時以忍情絕癡情，及早回頭，尚無妨礙。若今日纏綿不悟，到那時夢醒已遲，豈不悔之晚矣？」玉狐聽罷，說道：「多謝賢妹指教，真是良言金玉。愚姐從此見機而作可也。」說罷，仍又酌酒談笑。飲至夕陽將落，鳳簫道：「攪擾了眾姐妹多時，日色沉西，小妹已該回洞了。」玉狐答道：「知心姐妹，何必客套？不知賢妹此去，何日再會？如見雲羅賢妹，可代愚姐問候。賢妹若再來時，祈轉請雲妹一同到此，咱麼大家說笑一日，豈不甚妙。」鳳簫道：「謹遵姐姐之命。」言罷告辭，乘風而去。

話說玉狐自與周公子相遇，夜夜得遂淫情，今聽鳳簫公主之言，欲待不往，心中著實的委決不下。況又被酒所困，事思雲雨之情，無計奈何，早將適才所說禁欲之話撇至九霄雲外。這也是樂極悲生，循環至理，萬不能免去禍患。你看他仍舊幻化的秀雅娉婷，打扮的清奇俏麗，身駕妖雲直奔周公子的書室。來在窗外，向裡窺視，甚是寂靜。案上殘燈半明，公子尚臥羅幃。玉狐一見，回想初來此處，公子何等精神！書齋何等齊整！今日一看，與先前大不相同。妖狐思及於此，未免歎氣自付，然亦無可如何，只得掀簾進去，樂一日是一日罷了。妖狐走進書齋，輕輕將公子喚醒。

不知二人說些甚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